

蘇俄與匪共競相赤化東南亞的陰謀

紀清寅

一 越南過去的一頁滄桑史

越南，原爲中國藩屬，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勢力東漸，逐次入侵越南地區。一八八四年中法一役，當時中國雖已戰勝法國，由於清廷昏庸，在巴黎簽訂之「安南條約」，竟承認越南（原名安南）爲法國之保護國，遂淪爲法屬殖民地之一。而越南西方之寮國（原爲老撾）與西南方之高棉（原稱柬埔寨）亦相繼遭到同一命運。

嗣經法國將此一突出於西北太平洋之半島，劃分爲五個區域，即越南分爲中南北三折，寮國與高棉各爲一區，每區派駐行政長官，綜理各區政務，而各區內之州、府、縣、市等亦一律由法國人擔任首長職位。當時法國官吏對行政事務經常採取標新立異的政策，巧立名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越南人之仇法心理日益熾烈，反法事件之發生，不絕如縷。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崩潰，日本乃趁法國式微，強迫「維琪政府」簽訂所謂「日法河內協定」，於一九四二年日本乃兵不血刃佔據了越南。在日本統治越南伊始，越南自由愛國志士紛紛逃亡海外，繼而組織「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從事反法、反日，謀求獨立運動。不幸此一「越盟」組織成立未久，即被國際共黨暗中支持之越共頭目胡志明所利用，遂成爲國際共黨組織外圍爪牙之一，亦即種下了今日越南全部淪爲赤魔控制中的一粒種籽。

一九四五年，日本眼見敗亡在即，乃先決定放棄越南，使其重獲自由，旋成立獨立的越南王國，並屬意越人保大出任元首，而越共却趁此時機亦擴大叛亂活動，胡志明率領黨徒即進佔河內，組織所謂「越南民主共和國」（

簡稱北越）。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復自日本手中收回越南，是時胡志明勢力已遍佈於越北大部份地區。一九四六年胡志明與法方僞稱妥協，邀得法國戴高樂政府的臨時承認；同年十二月胡志明即發動全面武裝暴動與反法戰爭，各地區起而進行游擊戰鬥。一九四七年法國在處處受敵，難於防範應付之下，遂宣佈重建越南政府，仍由保大繼任越南元首，而與胡志明領導之越共組織形成對峙的局面。我大陸匪、胡志明一面積極聯絡蘇俄，一面勾結匪共，使越共實力大振，反法事件，亦益形劇烈。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法軍節節敗退，保大藉故逃亡巴黎，及至四月十五日，退至距河內西北二百四十公里通往寮國重要孔道的貧邊府，已潰不成軍，法國政府深感難以留居越地，除於同年五月八日正式向以「越盟」爲名的「越共」政權投降外，乃屬於客居比利時的吳廷琰返國主政，並辦理接受法國權力的轉移。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日內瓦成立簽署越南停火協定，以北緯十七度爲界，劃分南越與北越，從此中南半島步入多事之秋。

在處理越南善後的日內瓦十九國會議中，由於美、英、法等西方國家態度軟弱且富於短見，竟然同意「日內瓦協定」所列，將越南劃分爲南北兩越，以及其他種種無異爲共黨赤魔鋪路，作爲其爾後侵略的條款。

北越共黨組織有蘇俄與匪共的暗中支持，因而從未遵守過「日內瓦協定」，也從未停止過其所謂「解放」越南的侵略企圖，仍然不斷在越南偏僻地區進行游擊戰。

一九五五年十月，南越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廢除君主，改爲共和體制，吳廷琰氏當選爲南越第一任總統。法軍撤出後，乃由美國承擔協助越南進行反共的責任。一九五八年，越共份子在越南境內繼續擴大恐怖活動，滲透

到南方的北越政治幹部及軍事人員愈來愈多，此其間雖有美國軍事顧問接踵而至，收效甚少，迨至一九六〇年越南情勢已岌岌可危。

一 美國介入反共越戰的始末

美國對越南之協助，始於一九五五年，當時僅限於以少數軍事顧問人員，協助訓練越南陸軍。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鑒於越南情勢需要，增派數百名游擊戰專家，協助訓練反游擊戰術。是年年底，美軍顧問人員增至三千餘人。翌年美國在越南成立軍援司令部，一九六三年美駐越人數已增至一萬七千人。

一九六四年八月，美軍與越軍併肩作戰，藉東京灣事件①，大舉轟炸北越。一九六五年二月初，越共襲擊百里居美軍哨站，二月底美國軍機再度轟炸北越。同年六月起，在越之二萬三千名美軍顧問負起戰鬥任務。該年年底美軍人數已增至約十六萬，是為美國武裝部隊正式介入越戰的開端。

美軍為阻止經非軍事地區向南大事滲透之北越部隊，於一九六六年恢復轟炸河內及海防地區。一九六八年一月底，北越發動首次春節大攻勢，一度佔領古都順化達二十五日之久，同時攻擊其他重要城鎮有數十個之多，經多次之逆襲始予奪回。魏摩蘭將軍要求美國當局增派二十萬軍隊，自是年起至一九七一年，陸續增加美軍人數已達五十四萬三千人之多，也正是越戰發展過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關鍵。

一九六九年二月底，北越發動第二次春節攻勢，並以美軍基地為主要目標。而美國同時竭力舉行擴大巴黎和談，包括有南、北越及南解等代表參加，而美總統尼克森亦同時暗示美國準備撤軍，不再對抗。祕密和談達十二次之多。

迨至一九七一年，美駐越兵力由五十四萬三千人減到二十三萬人，同一年內，和談轉入地下改為秘密會談，美國為取信於北越，乃再度宣佈撤軍十萬。一九七二年越戰停火談判進入高潮，三月底因北越部隊大舉南犯，曾使越戰一度升高，美軍亦佈雷封鎖北越港口交通，和談中止。繼之美國又勉強打了半年有限度與不求勝利的戰爭。至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巴黎和談恢復，

美方亦停止對北越轟炸；當時美國白宮顧問季辛吉在尼克森總統支持下，進行祕密斡旋活動。一月廿三日巴黎和談達成停火協議，季辛吉與北越代表黎德壽簽署初步草案，於二十七日在巴黎國際會議中心正式簽訂越戰停火協定。

三 美國在越不求勝戰與「和解」

政策下赤化的結果

美國對中南半島的政策，自日內瓦簽署協定後，即已有舉棋不定的跡象。當時美總統艾森豪對越共勢力日見猖獗，頗感憂慮，認為越共之擴張，將影響整個東南亞之安全，自由國家有一個倒了，其他的國家可能跟着倒下去，這就是所謂「骨牌理論」的依據（Fall like a set of dominoes）②。但當時國務卿杜勒斯則持不同的看法，彼以為中南半島情勢對整個東南亞並無大礙，於是當年日內瓦協定乃告成立，這一協定使越南攬腰一刀分割二段，亦種下今日全部遭受赤化的禍根。

保大與吳廷琰對當年日內瓦協定曾表示過極端反對，正如阮文紹亦一度堅決反對一九七三年巴黎協定同一情形，但當時國際強權政治始終不予理會，亦如今日美國之對西貢當局之緊急呼籲毫無顧及，遂使越南挫敗命運似乎早已注定。

目前檢討高棉、越南及寮國先後淪入赤魔控制的因素，由一九六四年美軍事的介入，而至一九七三年之完全放棄脫離，「地緣戰略」上一直處於逆勢，自然是主要關鍵。當年美國歷任總統對中南半島的反共戰爭，一如過去美國對韓國半島的反共戰爭之「有限度不求勝」的「政略與戰略」，當勝不勝，師老兵疲，耗費不貲。而今同出一轍，加之尼克森總統高唱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所謂幻想的「和解」政策，而使美國二十年來在越南死亡官兵多達五萬六千餘人，重輕傷三十餘萬，耗費金錢更在一千五百億美元以上，作爲停火協定一紙具文的代價。縱然能使美軍從容不迫拔出深陷多年的越戰泥淖，撤離回國，完成了「尼克森主義」即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的初步目標，却將南越軍民推向更形可怕的深淵峭谷，即所謂走向「越南和

平」、「越戰越南化」的危途。

就北越方面而言，自越戰擴大以來，在匪蘇爭執中，河內一直謹慎的採取中立立場。北越、越共在巴黎協定的掩護下，漫無限制的繼續其蠶蝕鯨吞的策略，匪共與莫斯科為了爭取對河內共黨的效忠，彼此雙方竟相援助北越、越共又形積極向南開展。蘇俄在美軍尚未完全清除佈設在北越各港口的水雷之前，即已開始派遣多艘船隻返回海防，在宣傳上報導係對北越戰後的援助，顯然使北越確信其履行援助的承諾並不亞於匪共所提供的物資。一九七三年一月間，北越政委兼副總理黎清毅訪問蘇俄之後，在蘇俄安排下，又兼程遍訪東歐各國，分別簽訂新的貿易、援助與貸款等各項協定，而各項協定重點，均會註明係雙邊長期的經濟合作。

事實上，匈牙利、捷克、波蘭早在三年前即已與北越展開密切關係，匈牙利於一九七三年初派有專家協助北越進行各種開發工作。

東德方面，除政府援助之一億二千五百萬英鎊外，多年來亦曾給予北越募捐款項約二千五百萬英鎊。

據北越重工業部長聲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間，社會主義國家給予捐助及貸款總額為三億六千萬英鎊，其中蘇俄及蘇俄集團國家佔一億三千萬英鎊，而匪共援助為二億三千萬英鎊。

另據斯德哥爾摩國際研究機構引用西方統計數字，蘇俄於一九六七年對北越經援款額總值達二億六千萬英鎊，而匪共則只有九千萬英鎊。在軍事方面，蘇俄與匪共相較之下，蘇俄的援助無疑是居壓倒性的地位。

又據美國分析家估計，蘇俄與匪共給予北越的軍經援助，最近一年合計有十三億美元，這筆數字，足夠供應共黨步兵師所需的武器。⁽³⁾

一九七三年一月卅一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招待北越政委黎德壽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外長阮維貞午宴上公開聲稱，北越重大的勝利，是蘇俄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有效援助的證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蘇俄會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提供了價值達三億二千萬盧布的援助，在短期內協助北越建立起數十座工廠，火箭裝置，配有雷達與高射砲，超音速飛機以及若干授以技術的高等學校，並有蘇俄教練員擔任訓練使用新式武器技術。

布某並強調，如果沒有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北越豈能將南越B-52重型轟炸機在內的飛機先後擊落過達四千一百多架，同時認為該項

援助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指稱誓與北越人民永遠在一起。

同年二月十八日蘇俄總理柯錫金對北越駐蘇大使譚廣明（譯音）聲稱，越戰雖然停火，但蘇方仍將保證爾後對北越全面的支持，並重申蘇越兩國人民有如兄弟般不可分離的血緣關係。

一九七三年以來，不到二年北越滲透南越人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在此期間獲有蘇俄一十五型戰車數百輛，防空部隊已增至數十個之多，且配有由薩姆二而至薩姆三，蘇製地對空飛彈，最後增加之武器型式與數量則多祕而不宣，無法詳敘，至於一九七四年匪蘇雙方提供河內之軍經援助款項多達十五億美元。據報導，不到二年北越違犯停火協定已有七萬一千二百三十四次之多，攻城掠地，從未中斷。赤焰之燎原蔓延，難以想像。

而今高棉、越南在匪俄共同競相竭力滲透、破壞、顛覆進侵之策略下，先後無條件向赤魔拱手投降。二十多年來為民主自由奮鬥犧牲的南越與高棉已為自由歷史寫下最可歌泣的一頁。

由此亦足證明匪俄從未因一紙協定具文而能約束其蠶蝕鯨吞中南半島以下所獲得如此的成果。協定墨瀋未乾，北越及越共即在各地進行有意的破壞停火協議，反而倒轉誣指是「南越阮文紹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瘋狂、發出要吞併『解放區』的叫囂」。這種徹頭徹尾和事實相反的卑鄙謠言，正充分暴露了赤魔共黨言行不一致的一貫作風，與共黨謀談「和解」，無異癡人說夢，與虎謀皮，自欺欺人的手法。足為世人作為謀國的警惕。

四 高棉、越南淪陷後對東南亞整個局勢的影響

東南亞地區之所以引起世界列強的重視，尤以蘇俄與匪共多年來所處心積慮、意欲爭取的對象，一者不外該一地區具有世界戰略地位的重要價值，而麻六甲海峽一地為扼守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為世界海運交通的主要孔道，形勢至為險要。再者它擁有與戰略物資有關的豐富資源，平時作為世界通商貿易廣大市場的要津，戰時以之利用為運輸軍用物資與武裝部隊的樞紐。

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侵略中國時，曾竭力倡導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主要目的即在企圖將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全部納入日本獨佔控制的勢力範圍以內，以之充實日本國防實力，便於作為其爾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據地。而蘇俄多年來所提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其對東南亞之覬覦染指的策略運用，適與過去日本之陰謀詭計同出一轍，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南半島反共戰事的逆轉，高棉、越南先後陷入赤魔勢力範圍以內，而寮國之聯合政府亦岌岌可危，東南亞其他國家正感到焦躁不安，顯然共黨的勝利，已在此一地區內發生衝擊的作用；泰國已要求所有駐泰美軍迅速撤離，非律賓正重估它與美國的政策關係，檢討是否准許美國基地在菲國領土內繼續存在。而東北亞地區之日本、韓國也隨之有風雲緊急之勢。

前此，匪共於一九六五年九月曾策動印尼共黨失敗，與印尼中斷外交關係，緊接着高棉政變，施亞努政權被推翻，以及亞非會議無疾而終，使匪共染指東南亞統戰失敗。一九七一年以後，匪共轉而採取笑臉外交，該一笑臉攻勢，確使東南亞地區若干國家，處於徬徨搖擺不定狀態。究其原因，不外美國對共黨的「圍堵政策」有了重大的修正，「尼克森主義」及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消極政策，不僅削弱了自由世界的反共力量，並且助長了赤焰進侵的氣勢。

五 美國力圖重振聲威

據報導，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越棉失陷以後，曾有悔不當初之感，並表示早知國會會對越南吝予軍經援助，當初就不應簽署巴黎停火協定。在尼克森當選總統後，為了擺脫「越戰」重擔，在政策上喊出以「和解代替對抗」，在戰略上主張「越戰越南化」。

當尼克森發表關島宣言時，即劃定了越南政策的要點：（一）使越南發展其足以自衛的力量；（二）美國從旁協助，給予必需的援助；（三）美軍自越南撤退後，不再直接介入越戰。這正是所謂「尼克森主義」，但在實際運用上卻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究其主因就是「和解」政策，瓦解了民主國家的精神武裝，使世人以為美國對於保衛這個世界的民主自由與安全和平，已經改變了心意。同時也使世人以為「和解」也許真能可以代替對抗，大多要搶在美國

之前來嘗試「和解」之路，於是敵我不分，敵友不明，瓦解了民主國家間的團結，更形嚴重的是「和解」政策在很多國家內部造成麻痺苟安的心理，滋長蘇俄所倡導的「和平共存」的錯覺，影響到各國內部政治團結。而美國兩黨外交的破產與軍事優勢的喪失，亦正與「和解」政策有密切關係。

水門事件，迫使尼克森總統辭職並從此削弱了總統對外戰爭的權力。到了上年年底，美國國會對越南的軍經援助一再削減，幾乎完全停頓。在越戰情況緊急時，福特總統雖經對越援一再聲嘶力竭的爭取，但終未獲得國會絲毫的同情。

美國此一對越南與高棉的政策，卻不能不使美國的盟邦，尤其是亞洲的盟友感到不安，以至心寒。諸如上述泰國要求美軍及基地早日撤離，非律賓正重新估計它與美國的安全防衛部署，日本則亦要求美國重新保證履行其對日的承諾，韓國也同時發出類似的表示。

福特總統於本年三月十七日在美國著名天主教諾屈丹大學發表演說時，曾重提「骨牌理論」觀點的重要性，他警告說：「假若美國的盟邦一個一個的都失去對我們諾言的信心，失去對我們所簽訂條約的信心，就高棉的淪陷將嚴重地影響美國的安全」；福特同時要求美國人拒絕「新孤立主義」的內向心理，他說美國人民今日所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若不從歷史汲取教訓，便會回到一九三〇年代的內向時代，及美國的命運與世界命運無關的危險觀念中」。

美國國內的「新孤立主義」傾向雖已相當明顯，但這並不意指美國的領導者也甘心效法駝鳥，無視於共黨勢力的到處擴張猖獗。福特總統亦曾鄭重宣佈美國仍有尊重盟約的決心，他的誠意是無可置疑的。

而今蘇俄與匪共控制高棉、南越之後，他們的魔爪在泰共、韓共、馬共、菲共乃至各國從事武裝叛亂的共黨，可能隨時隨地放起野火乘機起而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追根究底這是與共黨「和解」的慘痛教訓，也慄悟到維護東北亞及亞洲外圍反共陣線安全的重要性。

六 匪俄今後對東南亞的角逐

北越共黨政權，遠在胡志明當政時，內部即分親俄與親匪兩大派系，派系間亦不斷有傾軋排斥的現象。而胡志明頗能調解兩派所存有的歧見，尚能

收左右逢源之效。

蘇俄最初原將目標放在南亞地區，可以溯自列寧與史達林時代，自蘇俄十月革命後，即在塔什干成立了「印度策進委員會」，企圖利用東方與西方抗衡的策略，將重點放在中國和印度，認為只要印度與中國落入共黨的掌握，則中南半島之歸併便不成問題。

史達林說過：「每一分鐘都不要忘記東方，至少它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與可靠的後方。東方各國有不可列舉的天然富源，難道對於世界各國不是糾紛的蘋果嗎？」史某所關心的並不是東方被帝國主義剝削，而是想利用東方各國有利的條件，作為培養共產主義細菌的溫床。

匪共於「八全大會」後，曾將「東南亞決策委員會」改組為「東南亞統一作戰部」，並在北越、緬甸、寮國、高棉等地分設「工作指揮部」。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透過胡志明在越北羅山召集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頭目，將以前之「聯越陣線委員會」改組為「東南亞解放委員會」，名義上雖然由胡志明擔任主席，實際上則由匪共之「東南亞統一作戰部」在幕後操縱。

現在越南、高棉已全部陷落，寮國的中立之局，已名存實亡，而匪共的

武裝叛亂，更在加緊進行；如果美國不再放棄其與匪共的勾搭，則無異直接鼓勵匪共繼續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地區南侵。

就蘇俄而言，近年來曾給予河內大量軍援，現在越南共黨獲得軍事全勝，美國勢力完全撤出，蘇俄必然用力向東南亞推進其滲透顛覆工作。
總之，共黨對外擴張的目的是致的，但在共黨陣營呈現分裂的局面下，中南半島地區將成為蘇俄、匪共與河內共黨政權施展權術，爭奪影響力的地區，也將是如何決定中南半島局勢的重要因素。

註① 所謂東京灣事件，係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及四日，北越多艘魚雷艇先後攻擊美國艦隊。八月五日詹森總統乃下令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北越，北越受此教訓未再滋事。惜美國未能長久保持此種決心，反而受越共之欺騙。
註② 「骨牌理論」原應用於抵禦共黨顛覆，為最早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索普所杜撰。於一九五四年艾森豪總統同意支援奠邊府法軍反抗越共，即基於此一理論。福特總統此次又將二十年的老理論拾出，來提醒美國人仍應援助中南半島，但國會參眾兩院却置之不理。

註③ 原載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廿七日出版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趙 情

匪日學術文化交流不歡而散

最近日本政府應中共之邀，派遣「學術文化使節團」訪問中國大陸，由於意見分歧，先由「爭論」演成「口角」，結果不歡而散。

就常例言，凡係邀請一國的學術文化使節，來訪作文化交流活動者，大多是賓主之間，文質彬彬、推誠相見，在融洽和諧的氣氛中，圓滿達成使命。

但是，中共並非如此，它的作法是「賓至如囚」，在頤指氣使和強詞奪理的情形下，終於使賓客抱頭鼠竄，在尷尬難忍的窘態下，祇有返國後口誅筆伐之。

日方使節中，回國後不屑一談者有之，但不甘受辱，發表觀感和敘述事實真相者也有之。為了不失傳真起見，特引證日本報紙刊載的原文報導，歸納如下以供參考。

一九七二年四月，僞「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匪承志率「代表團」訪日

時，曾邀請日本政府派遣一個學術文化代表團訪問匪區。日本政府認為與匪「建交」後，為了促進雙方文化交流，也很願意派遣一個規模和陣容龐大的使節團前往造訪，但是日匪關係「正常化」之後，一切實務關係進展並不順